



竹子著

夏天的回憶



長江
版社

BK17/07

I247.4
635

3

夏天的回忆

竹子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B

817451

夏天的回忆

竹子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625印张 2插页 240 000字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 000

ISBN 7—5354—0437—5

I·373 定价: 4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爱情是枚咀嚼不尽的橄榄，那心弦丝丝美妙的颤动，情海朵朵纷起的涟漪；那绵绵的绮思，恒久的遐想；那一派甜醉几丝苦涩，总回味在心间，挥扫不去。陕西青年作家竹子以探幽烛微的艺术眼光，细腻传神的感情笔触，在这块文学恒久领域里的开掘，清新感人。

读这部作品集，过去的情，过去的景将一起走向您，作者执着而不沉迷，留连中透出的丝丝哀惋，将让您在沉醉中体味到生命的诗意和美好。

目 录

三个少女·····	1
桥头·····	16
脚窝·····	23
魔方·····	36
女村长·····	43
天，还是蓝的·····	54
书·····	66
没有点亮的灯·····	78
绿色·····	89
蓝色·····	100
秃岭·····	110
深山野洼纪事·····	131
遥远的山城·····	143
小猎人·····	159
荒山·····	168
从 A 电视台 归 来·····	175
在记忆的画廊里·····	188
夏天的回忆·····	198
天涯路·····	248

彩色的双曲线.....	298
雪路.....	317
白色.....	329
记忆里的星.....	341
海韵.....	352

三个少女

雪是三更里下的。三更里下的雪在三更里闯入了三个姑娘年轻的梦里。

萧萧

一睁眼，雪笼了天地。美的山峦与丑的沟壑一统地让净雪染白。风呼呼地刮，雪纷纷地落。雪在舞蹈，风在伴唱。漫世界里一片刺人眼目的白光。

吴菁和秋玲仍在死睡，紧紧地蜷缩着她们瘦小的身躯。

我睡不着。我想，我的眼睛一定是红肿的——昨天夜里，我凑着闪烁不定的煤油灯火，看了大半夜的书——一本日本的小说集。我喜欢《初恋》和《友情》。说实话，在这以前我是从没读过这类小说的。我的空白的世界里，倏忽间浑浑噩噩起来。浑身的血液，不安地在激动，撩骚得我脸面一阵阵发烫。

无话可说，我几乎一夜没合眼。

起身拉开木板门，凛冽的风雪就裹着哨音扑进屋来，浸透了军衣里单薄的羊毛衫。我瑟瑟地一抖，忙拎过军大衣，裹住我瘦小的身躯，哈口热气，轻悄悄地走出屋去。

雪极大，漫天地飘落。我在雪地上慢慢地走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孤独与落寞，忽然地浸透了我的全身；如雪花一般地在我脸面上扑打。我觉得心内空荡荡的。我突然间生

出一种强烈的生命的欲望——我渴望着我的身边能有个男人，是野岛也好，是大宫也好。我觉得，只有“他”才能使我骚乱的心平静得如一汪湖水。我在我空白的心里，塑造着一个男人的形象——他的形象模模糊糊不甚清白，如同一个谜，猜不透，猜不透。

我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，做着—一个白雪的梦。

不知怎的，我突然一个冷悸，全身儿都在抖——我觉得我是那般的龌龊，尽想些见不得人的事。我在心里咒骂我自己——一个纯洁的少女，怎的就这般堕落了？我尽力让我不生任何的“邪”念，可脑海里一尽儿地有模糊不清的男人的形象在影动。我说不清道不白这其中的缘由。我真拿我自个儿没法。

风呼呼地刮，冷得人骨子里发酥。我慢慢地朝前走——我想让冷雪浇湿我那烧乎乎的心……

突然，我发现不远的前边，停放着一辆卡车。怎么，车翻啦！我一惊。我想，我的脸色一定是苍白的——人的眼睛真讨厌：看得见别人，却看不见自己。我先是树桩子一般地一愣，尔后便撩开大衣跑过去——车仄楞着。司机手扒着方向盘，头歪歪地倒向一边，眼睛闭着，嘴角溢出一丝血，已经冷却凝固了。

我惊愕地痴傻在雪道上。我觉得我的头发根子一个劲儿地疼，头脑里轰隆隆地象有火车碾过——久违了的火车声。那些模糊不清的男人的形象，霎时间跑得无踪无影，只剩下这个不知死活的司机。

我得唤醒吴菁和秋玲。我撒疯一般地在雪路上跑，跌跌撞撞地。我不知我在雪地上摔倒过几次，又爬起来过几次，

也不知我是如何撞开了兵站的木板门……

吴菁

萧萧这鬼，抽筋似的叫唤，把人的灵魂险乎也吓跑了。

我惊愕地跳起来，披散着头发，魂魄儿却仍在梦里慌慌地寻找归宿——

见鬼，什么梦做不得，偏做那号梦——在梦中，我戴着一顶草帽，奇形怪状的。不知道是怎的，突然地就走进一座殿堂。四处空荡荡的不见人影。只有楼梯，圆柱——又粗又高的圆柱。我想走出这神秘的殿堂。走着走着却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我倚靠着圆柱，双脚就开始溶解，膝盖也变软了。起初那圆柱是红色的，后来又变成紫色的……面对着这种神秘的殿堂，我突然恐惧，恐惧得眼内哗哗地往外流泪……

我痴呆呆地坐在床上，直愣愣地瞅着窗外漫天的白雪。

萧萧一跺脚，大声地嚷道：“吴菁，你个鬼卖什么呆！爬起来，外边有车翻啦！”

一扭头，见秋玲已经穿戴好，风风火火地跳下床去。我忙拎过衣服，慌慌地往我身上套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明白了萧萧为什么如此这般地惊慌。

我们三人一道跑出屋去。山地里，雪放肆地刮，落。在交响的、立体的风雪声中，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出事地点。

车斜斜地倒在山崖边。车身上已经落下半匝厚的一层雪。掸掉挡风玻璃上的雪花，我们看见了一个男人——他歪倒在驾驶室里，痛苦地蹙着双眉，口角上凝固着一溜干血……

秋玲喊：“快，爬进去救人！”

我瞅一眼车身上厚厚的积雪，心里说：“鬼知道是啥时候翻的车！只怕是早就咽了气……”心儿虽是这么说，身子却早已爬上了车头。砸碎玻璃，打开驾驶室的门。我钻进去，将那司机身子扶正，伸出我的小手，放在他挺直的鼻子上——哈！我惊喜地叫出声来：“他活着！还活着！”我想，我的喉咙一定因激动而在激烈地颤抖。

萧萧脱掉大衣，随着也钻进来。我们俩将那人从驾驶室里拖出来——他的手冰冷得怕人。一摸脸，也是冰冷的。我说：“把他背回去吧！”

萧萧说：“我来背！”

我说：“我比你壮实点，出力的活儿还是我来干吧！”

不知怎的，萧萧竟同我执拗起来。可末了却仍是她输——她和秋玲一道，将那男人架在我的背上。她们二人兜着他的僵硬的腿，艰难地随着我的脚步朝前挪。

寒风裹着雪粉，打着旋儿在沟谷里横扫，耳朵割般的疼。那男人的躯体压在我的背上，石头一般冰冷、沉重。他头歪歪地倒在我的肩上，哈出的微弱的气息，扑到我白皙的脖颈，痒丝丝的，心儿也就不安地动荡，如同悬在空里。

说实话，自打来到这人世间，我是从未背过男人的，而他，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背上。我趑趄趑趄地在风雪中走，心儿便一个劲地作怪，由不得又想起夜晚的梦——

那梦确乎是怪异的。记得我们微波通信站的班长梁晴曾说过，女人梦见了柱子，那就是梦见了男人——那是一个绝妙的春梦呢。她长我们几岁，风闻她找了一个极帅的对象，却是我们谁也不曾见到过的。她说她读过弗洛伊德的书，对解梦是很有一番研究的。再说，她是过来人，一定也是做过

这号春梦的。

德国有一首民谣：没有火，没有煤，

烧得那么猛烈。

就象是神秘的爱，

没有人晓得。

这春梦，莫不就是那“神秘的爱？”没有人晓得，就象是一座秘密的坟墓。

我心儿突然火火地热烈起来，浑身亢奋，踏着梦幻一般的雪，向着兵站的三间砖房走去。

秋玲

那男人僵尸一般地挺在床上，丝毫的知觉也没有。

萧萧将他的胳膊拉直，替他脱去军帽，将他的长长的头发拢到一边，喃喃地说：“他长得真帅！”听得出，她的心里一定在不安地动作。

吴菁端来一盆热水，湿了毛巾拎过来，象是下命令一般地说：“秋玲，把他的衣服脱了！我用热水给他擦擦身子。”

我没动弹。我想，我的眼睛一定瞪圆了，“吴菁，使不得的！你不要他的命了？快，到外边去，端一盆雪来！”这回，轮到我下命令了。

“端雪？”吴菁和萧萧全愣怔了，“端雪干么？”

我说，冷僵的人，就象是一块冰，见不得热水的。那样，会使他一个身子全融化了。需得用冰冷的积雪在他冰冷的肌体上搓洗，使他的身子渐渐地发热，渐渐地恢复知觉……

吴菁和萧萧痴木片刻，便一同走出屋去——我知道她们是在捧雪了。

面对着一个僵硬的濒临死亡的男人，我的心索索地发抖。我用我发抖的手，颤颤地脱去他的上衣，裸露出一个肌肉丰满的男人的胸膛……我用手轻轻地在他胸上抚摸，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他微弱的心跳。

吴菁和萧萧端进来满满一盆的积雪，白软得如棉花。我抓起一把来，放在他冰冷的胸上，使劲地揉搓，揉搓。

确乎，他是长得很帅的：眉毛浓黑浓黑。嘴唇鼻梁呈现着一种力度的棱角与曲线。阔大的脸，带着一股豪气……我一边用雪在他身上搓洗，一边细细地打量着他。纤细白嫩的小手，触蹭着男人结实的肌肉，骨子里便发出一种软酥酥的颤栗，如同轻微触电般的感觉。

越是看他，越觉得他象一个人。那是一个已经死去了的灵魂——

他是一个孤儿，和我同在郑州上的中学。那一年运动会，我看他推铅球几乎痴迷。他浑身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。铅球让他推得好远……我的少女的心，被那铅球激溅得涟漪四起。直言不讳，我是偷偷地爱上了他。可我没有勇气向他表示我一腔的情愫。

一年后，我与他都高考落榜。几乎同时入伍当兵——我来到这茫茫苍凉的西北高原，他却随着队伍去了老山。我默默地等着他，忍受着单相思的煎熬——只盼着有朝一日重逢，我当不顾一切地向他敞开一个少女的胸膛……谁知等来的不是他的凯旋，却是摘人肝胆的恶噩——他阵亡了！记得那次，我躲到厕所，悄悄地流干了一个少女的爱的泪……

自那以后，我性情彻底地郁闷起来，神色灰灰的，干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来。班长梁晴总是问我：“秋玲，你是不是爱

上了一个人？”

我摇摇头。我想，我当时的神情一定是木木的。

梁晴说：“别瞞我！当初我单相思的时候，也是你这般模样。要知道，爱别人是痛苦的，只有被人爱才是幸福的。”在我们这拨姑娘中，关于爱的讨论，她是最富有发言权的。

是的，爱别人是痛苦的。可我连那血液冻结般的痛苦都不再有了——莫非，我是丧失了爱的权力？……

积雪捧到他的胸脯上，尔后一下一下地搓洗。雪融化了，顺着他的身子流下去，湿了床单一大片。我的小手冻得生冷，他的胸脯却渐渐地发热，心跳也逐渐地有力起来，咚咚地。

我直直地瞅着他，感觉着他的心跳，愈来愈觉得他是太象“他”了。到后来，竟至觉着他不可能再是别人。这种念头水泡一般浮上脑海，浑身的血液便激动不安地荡，使得我的脸面热烫烫的。我想，我当时的神情一定暴露了我心中的这个秘密。

萧萧将脸儿凑近，疑惑担忧地问：“他，会醒过来吗？”我说：“会的。他不会死的。”

萧萧

他总算是醒了。

他显得万般无力，一滩烂泥似的卧在床上。

死白的脸，愈渐地开始泛红。

我站在他身旁，痴迷地瞅着他那张英豪倔强的脸。他嘴唇子蠕动一下，什么也没说，却又将眼死死地合上了。呼呼地，发出一阵均匀的呼吸。

吴菁和秋玲出去了——招呼别的过往车辆——加油，添水，为司机做饭，沏茶……他们念我身板儿薄，就将我留

下，专门侍候他。若放往日，我定嚷着随她们一道去，可今日我两脚却死死的——说不清，道不白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，竟使我身儿酥酥地情愿厮守在他的身边。

秋玲这鬼，脑瓜子象本字典。她上次感冒，从山下捎来的中药，她剩下一副来。她将纸包儿甩给我，让我煎熬了给他喝。她说，让他发一身的臭汗，身骨儿也就好实在了。

我将药锅架在火炉上，慢火煎熬，不时地用筷子搅动一下。心儿就象那药汤一般，不时地在翻腾。我敢说，我已经有了几分的魂不守舍——脑子里浑浑浊浊的，常有一种念头浮上心来：他是大官，是野岛吗？……这样的一思想，脸面就烧烫烫的。

他的身子轻轻地翻动一下，吱唔唔地喊了一声什么，我没听清。我扔下筷子，慌忙地奔到他的身边去。他睁开眼，吃力地想坐起来。我扶着他的头，慢慢地将他按倒：“别动！好生躺着！”

借拽被子之机，我的手触摸了他结实如铁的胸脯。我的心儿咚咚地紧张地跳。我想，我当时的脸面一定通红得如夕阳。象是有什么不可抑制的诱惑，我突然想再一次地抚摸他的胸脯——我将手伸进去，在他的左胸上摸一下，喃喃自语地说：“好啦！心脏跳动正常了！”

他的脸面痴木得如铁，如石。他肯定没有觉察到我心内的恐慌。

我用筷子搅动着锅里的药汤，心内不断地问自己：莫非，这就叫爱情？——神秘的爱情世界、陌陌生生，遥遥远远地在闪烁……接下去就想：他会闯进我的生活吗？他会给我带来奇异的雨，七彩的虹吗？想着想着，心内又是一片混

沌——一个清白不分的世界。

药终于熬好。我滤过药渣，倒出药汤给他端过去。我搂着他的脖子将他扶正，在他的后背上垫一摞棉被，让他舒服地倚靠着。我一勺一勺地给他喂药……

他喝下一口药，木直地看着我，突然地问：“我，我这是怎么啦？”

啊，他象是在梦中！我惊乍乍地看他半天，这才细细地跟他道明了事情的根节。没说的，我自然多次地强调，是我发现了翻倒的卡车，发现了业已冻硬的他……我用我的漂亮的眼睛（我的眼睛总是招惹许多少女的嫉妒），直直地瞅着他——我渴望着从他黯然的神情里，得来一些朦朦胧胧的东西。

“噢，我想起来了！”他从浑沌的梦境中挣脱出来，他的牙齿在微微地打颤。他说：“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冻僵，完全地成了一个冰人！”

我没有言语，树根一般木滞在床沿，只是默默地等待着，渴望着。

他的眼内荧荧地喷射出一股感动的光芒。他的手臂有些发抖，嘴唇蠕动半晌，却只甩出来三个字：“谢谢你！”话刚落音，身子一歪，突然地就斜斜地倒在我的怀里。

我一惊，浑身随着就烫烫地燥热起来，肌肉也绷得紧紧。我赶忙闭了眼去，等待着醉人心骨的时刻，等待着那被麻醉的感觉……

可是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我默默地睁开眼来，发现他仍倒在我的怀里，双目死死地闭着——啊，原来他是昏迷过去啦！似乎是在突然间，空山一般的寂寞和孤独，浓雾一

般地弥漫了我的心地。我在心里发出了一声失望的叹息。

他再一次地醒过来。他用疲惫的眼睛盯着我，突然地问：“我，我说什么啦？”

“你……什么也没说……”我低下头去，口僵舌硬。可在心里，我仍是觉得我需要他——我太孤独了。原来并不觉得，鬼知道怎么搞的，胸脯儿一高，孤独突然就来袭击我了……

吴菁

累死了——半道上截下一辆车，挂着钢丝绳想将翻倒的那辆卡车拉起来。谁知车轮儿在雪道上哧溜溜地打滑。无奈，我只得和秋玲扒着车箱使牛力——捣腾了近个把小时，才将那“死牛”竖在了路边。

身架儿几乎要散成一堆，眼前总是有火星子在闪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屋里，见他已经醒了，我和秋玲沏上茶，还有萧萧，一同围着炉子烤火。

他看着我们仨，眼内渐渐地渗出一缕疑惑的光。他说：“我真想不通，你们三个女的，怎么上到山里来了？照说，这不是女人呆的地方呢。”

萧萧嘴皮子快：“我们仨，全吃错药啦！”

我和秋玲被逗得咯咯直笑，他却更是困惑。

秋玲说：“没法，我们三个是自作自受哩……”

确乎，我们不知是抽的哪门子筋——两个月前，通往青藏高原的山道上出现了雪崩，一整座一整座的雪山呼天啸地扑塌下来，吞噬了数十公里长的公路干线。交通中断，路被斩成两截。一个沙漠被隔成两个沙漠。兵站的男兵被抽去疏通道路……我们三个正值妙龄的少女，终年久月地厮守在微波通讯站，传话、维修、值机。枯燥伴随着乏味充盈着我们

的全部生活。秋玲说，我们是被关进鸟笼的夜莺。我们渴望着外面的世界，渴望着能和男兵一样地在荒原上闯荡，或是立功、或是受奖……机会终于象雪片一样降落。三颗同样的少女的心相撞了。我们聚成一疙瘩，叽叽咕咕大半夜，第二天一赶早就缠着头儿，申请着去兵站工作，去做一个临时工。班长梁晴怕我们吃不消，一个劲儿劝我们别做那梦。我就跟她嚷嚷、跟她吵……

来到兵站，起初还倒新奇。后来就深刻地尝到了落寞的滋味——山大沟深，见天接送过往的车辆。看不上电视，听不见歌声，没意思透了……

他看着我们仨，嘴角溢出一缕淡淡的笑。我觉得那笑好迷人。

说话间，暮色渐渐降临。沉重的暮，吞了天地，吞了惊人魂魄的雪山沟壑。豆粒般大小的煤油灯火，闪闪地在灯芯上跳。莫非，它也有了同我一样的心境？我说不透。

秋玲抬起左腕，瞅一眼表，对他说：“你，也该休息啦！”

无话可说，他一个男人家，自然是不能与我们三个姑娘同室而卧的。他得到墙那边去住——那是一间宽敞的大屋，十几张床操操地挤成一堆。可被褥却是极干净的——因为我们三个身上，似乎都带着干净癖的毛病。

我说：“我扶他过去吧！”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我突然地想和他单独在一起——这种念头一浮上心，我的周身就热乎乎的，心儿咚咚地紧跳。

秋玲和萧萧没有言语。

我兀自扶他起来，慢慢地走出屋去。屋外的雪仍是下得猛烈，四野里一片耀人眼目的白光。呜呜咽咽地，象是一头